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历史上的英雄、 英雄崇拜 和英雄业绩

〔英〕托马斯·卡莱尔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历史上的英雄、
英雄崇拜
和英雄业绩

〔英〕托马斯·卡莱尔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英)卡莱尔
(Carlyle, T.)著;周祖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100-07068-3

I. 论… II. ①卡…②周… III. 英雄—研究 IV. B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953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

[英] 托马斯·卡莱尔 著

周祖达 译

张自谋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068-3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³/₈

定价: 23.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04 年已先后分十辑印行名著 400 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一辑。到 2010 年底出版至 46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 年 10 月

译 序

托马斯·卡莱尔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坛一位巨擘。在我国理论著作中,他是被批判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代表人物。在那百家齐鸣,百花凋零的年代里,人们对他采取批判的态度,翻译出版他的著作不多。人们对他的生平与思想知之甚微,对其错误思想的批判也就不能深刻。为此,下面对卡莱尔的生平事迹,略作介绍与说明。

卡莱尔 1795 年 12 月 4 日诞生于苏格兰南部的一个乡村,是石匠的儿子。1814 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毕生从事教学与写作,他由于积极向英国人介绍德国书刊而在德国出了名。1834 年迁居伦敦,晚年被选为爱丁堡大学的校长。他一生反对奢华,1881 年 2 月 5 日去世,按照他生前意愿,葬于他的故乡墓地。

卡莱尔是个勤奋认真的学者,智力超群,一般称他为散文作家、历史学家,他的一生,著作等身,诸如《席勒传》、《威廉·迈斯特》(翻译歌德的作品)、《旧衣新裁》、《法国革命》、《宪章运动》、《文学史讲稿》、《挪威早期帝王史》、《书信集》等,不下 30 部。他的著作在学术界有很大反响,曾经风靡大西洋两岸。

在卡莱尔的许多著作中,既有对劳动人民的深厚的同情,又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说:“托马

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0—312页。）例如，他在《法国革命》一书中说法国大革命是王朝和贵族的愚蠢自私所必然导致的报应。他在《过去和现在》一书中，描绘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列举许多骇人听闻的悲惨事实后指出：“生活在无限财富中间的人民却死于饥饿；住在黄金屋里和围在谷仓中间的人民，没有一个人生活得到保障和满足”；“我敢说，自从社会产生以来，千百万无声无息、劳累不堪的人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于忍受。”（恩格斯：《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6—655页。）对此，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说：“如果撇开与卡莱尔的独特观点联系着的一些说法不谈，我们完全可以同意他的叙述，他——整个‘有身份的’阶级中唯一的一个，至少没有闭眼不看事实，他至少正确地理解了当前的现状，这对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恩格斯又说，在当年英国出版的书中，“卡莱尔这本书是唯一能够动人心弦、描绘人的关系，具有人的思想方式的一本书”；“这本书中经常碰到的一些精彩的地方，我不由得要翻译出来。”（同上书）

卡莱尔还以其独特的风格蜚声世界文坛。英语词汇中有 Carlylism 一词，其义项之一，意即“卡莱尔的风格”，就是指卡莱尔好用谈话式和不规则的长句，引入新词和德语词，大量使用比喻和典故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评论说：“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柏克司尼弗式伪君子的风格

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数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让·保尔的格式创造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1页）正是这种风格赢得了一批卡莱尔的崇拜者与模仿者。

和历史上众多名家学者一样，卡莱尔的思想也有局限和不足。他受德国哲学的影响，有神秘主义色彩，恩格斯说他和谢林的早期，有很多共同点，“他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而且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式”。他对现代的批判，他控诉时代的空虚和庸碌无为，控诉整个社会制度内部的腐败，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做法紧密联系着的。在他后期的作品中，看不到对人民群众深表同情的言论，把人民视为懒惰、贪婪、无能的群氓，颂扬军事独裁者的作用，认为只有农奴的枷锁、奴隶主的皮鞭，以及腓特烈大帝时期军事训导官的铬铁和残酷无情的惩罚，才能使这些人得到拯救。（段忠桥译《卡莱尔》，中国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正是这种变化，疏远了他的大多数追随者。

现在我们翻译出版的《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一书，结集了卡莱尔在1840年所作的六次讲演，它论述了神明英雄（奥丁）、先知英雄（穆罕默德）、诗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亚）、教士英雄（路德、诺克斯）、文人英雄（约翰逊、彭斯、卢梭）、帝王英雄（克伦威尔、拿破仑）等六种不同类型共11位英雄人物。这本书在

欧美影响甚广，出版商争相出版。

此书的主导思想认为“世界历史是伟人的历史”，这无疑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它否认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客观规律，把英雄人物的作用片面夸大加以绝对化，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英雄史观是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危害极深。由于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至今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理应加以批判摒弃。但是，如果因此把这本书全盘否定，那就好比把洗过澡的污水与婴儿一起泼掉了。应该说，这是卡莱尔的影响极大的代表作，浓缩着他的基本思想。书中有他认真细致地汇集有关英雄人物的翔实珍贵资料，它既是英雄人物本身风貌的写照，又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的特色。在他对英雄人物的评述中，确有不少合理的东西，不时有辩证法的光辉闪烁。人们从书中可以领略卡莱尔的独特风格：那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栩栩如生，好似生命再现；故事情节的细腻描绘，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感人至深；生动的比喻、幽默讽刺的情趣，使人回味遐想；还有那博古通今、旁征博引的典故，惊人的记忆，以及行云流水优雅的笔调，更令人神往，叹为观止。再如他对英雄气概、独创精神、高尚品德——真诚、公正、人道、诚实不图虚假的颂扬，随处可见。人们从他的颂扬赞美中看出卡莱尔的为人。因为唯有高尚的人才会发现和歌颂高尚的东西。诚然人们还可以从这本书中发现，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这个主题内容的演变，即他从颂扬出自社会下层的英雄人物转到对帝王军事专制暴君的崇拜，可以看到英雄史观可悲的必然归宿，——要人们“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由上可见，不论是研究欧洲历史与文学，或是卡莱尔的思想

本身,这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卡莱尔的思想渊博,内容丰富复杂,笔者不敢妄加评说。以上引述片断,只是借本书中译本出版之际,表示一个心愿,希望学术界、出版界进一步把这位在文化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作家的作品,系统全面地翻译出版,补上我国学术中的一个空缺。因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这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的需要。

翻译卡莱尔这部独具风格的名著,译者力不从心。幸蒙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指导与鼓励,先后经徐式谷、曾越麟两位编审审定,发稿前又得到世界史所张自谋研究员精心仔细的校订,在发稿过程中,陈应年编审还参照原书和日译本等对全稿作了全面的审核并统一体例,最后定稿,陈兆福编审给予不少帮助与支持。此稿历经八年的反复加工修改、审定,现在得以出版,在此一并向他们深表敬意和谢忱。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和行家指正。

周祖达

1999年11月

第一讲 神明英雄

奥丁异教：斯堪的纳维亚神话

1

(1840年5月5日 星期二讲演)

我在这里讲演，谈谈伟人，有关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出现时的风采，他们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塑造自己，人们对他们有何想法，以及他们做出何种功绩。——即论英雄，及人们对英雄的评价和英雄的业绩；亦即我所谓的英雄崇拜和人类事务中的英雄事迹。显然，这是一个大题目，值得给予比我们现在希望讨论的更充分的论述。确实，这是个大题目，其广阔范围犹如世界历史本身那样无边无际。因为就我所知，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他们是民众的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凡是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想要得到的一切事物都由他们去规范和塑造，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就是创造者。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质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显然，对于这个题目，我在这里无法给以恰如其分的论述。

2

差堪自慰的是，无论从哪方面说，伟人都是良师益友。我们研究一位伟人，即使不够充分，也总会有所获益。他是灿烂夺目的光源，能使接近者受益与愉悦。其闪烁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黑暗。

它不仅像盏明灯,更像上帝赐予的日月光辉;如我所说,这是一种体现天赋创见、豪迈刚毅和英勇崇高品德的永不熄灭的光源;——在其光辉的照耀下,人人都会感到受惠无穷。不论在任何条件下,你都不会不愿在这种环境中徘徊片刻。我们从相距遥远的国家和时代中选出的六类英雄,在外观上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忠实地观察他们,或许他们能给我们说明某些情况。如果我们妥善地研究他们,我们应该可以窥见世界历史的精华。如果此时此刻,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只要我能向大家阐明英雄品质的含义,阐明在一切时代中使伟人与凡人相结合的神圣关系(因为我完全可以采取这种称呼);我将十分愉快;因而这就仿佛说我尚未详细论述我的主题,而只是将它作为一个开端。无论如何,我必须尝试一下。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对他自身来说是首要的事情。这句话从任何意义来说,都是有道理的,对个人如此,对众人组成的民族也是如此。我在这里说的宗教信仰,并非指某个人自己宣称信奉的教会信条,也不是指某个人用语言或其他方式来表示和拥护的宗教教义;这些完全不是,在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是。我们看到种种自称信奉宗教的人,按其中的不论哪条教义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有价值的,也或许是没有价值的。这种入教的誓言和宗教主张不是我说的宗教信仰,它们往往出自人们的表象,出自仅仅为自己辩解,即使说得娓娓动听。我所说的宗教信仰,是指一个人实际上信仰一种事物(这种信仰甚至不必向自己起誓许愿则已足够,更不必向他人表白);是指一个人实际上铭记心灵深处的事物;而且能确切了解他与这个神秘世界的至关重要的关系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中的本分和命运。这对他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首要的事情,而

且创造性地决定其他一切事物。这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否则就可能只是他怀疑宗教的态度或非宗教信仰。按这种态度，他感到他自己在精神上与冥冥世界或虚无世界有所联系。由此我说，你若能给我说明这是什么样的态度，你就在很大程度上向我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将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因此，人们要研究一个人或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他们信仰的是什么宗教？他们信奉的是异教吗？是崇拜多神吗？是以生命奥秘为纯粹感性表象？是因以其中自然力量为认识的第一要素吗？他们信奉的是基督教吗？是信奉一位上帝，而这位上帝不仅是真实的，而且还是唯一真正存在的吗？时间是经过其一分一秒的瞬息而系于永恒的吗？异教的权力王国是被更高贵的至高权威所取代，那是教皇陛下吗？或他们对宗教是持怀疑态度的吗？即对是否存在冥冥世界，对除了狂人以外是否有任何生命的奥秘，持疑信参半的态度，或满腹疑问，或表示不信，或断然否定。解答了上述问题，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人类史或民族史的精华。思想是人类行为之本，感情是人类思想的根源；⁴而决定人类躯体和存在的乃是人类的无形的精神世界。我认为，宗教乃是有关人类的大事。在我们的讨论中，尽管我们会受局限，但把考察的重点引向宗教方面是有其好处的。这个问题弄清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奥丁^①是斯堪的纳维亚异教的中心人物，是浩瀚万物的象征，我们选他作为系列讨论的第一位英雄。让我们对这位神明英雄，这种最古老、原始的英雄品质的形态进行初

^① 奥丁是北欧神话中的主神，系智慧、诗词、战争之神，又为死者及农业之神。外形为一戴帽、执杖之独眼人。——译者

步的探索。

这种原始的异教，在现代人看来，无疑是非常怪异陌生的事物，简直不可思议。一片错觉、困惑、虚幻和荒谬引起的糊里糊涂而使人无法摆脱的迷津，掩盖着全部生命。这使我们充满惊异，几乎难以置信。因为心智正常的人竟能平静地睁着眼睛去相信这种教义，并以此指导生活，实在使人难以理解。那些人还把不幸的当代人当作神来崇拜，不仅如此，甚至还崇拜偶像、各种生物及非生物，并且根据他们的宇宙观炮制一些使自己迷惘困惑的幻象。所有这些看来都像难以置信的神话。然而，他们当时曾这样做却是确凿的事实。这类妄用崇拜和信奉异教造成的荒谬绝伦的迷津，确实使那些同我们今天相差无几的人们奉若神明，安之若素。这真是怪事。其实，如果我们为人类已达到比过去更纯真的幻想高度而高兴时，那么，我们对当时人类内心深处的阴暗而不妨暂停忧愁与沉默。这类事物，过去曾有，现在也有；人所共有，我们亦不例外。

某些抽象理论家对这种异教信仰所做的解释过于简单，他们
5 认为，异教纯系谎言、僧侣权术和欺骗，任何心智正常的人绝不会相信，只有设法去说服一些心智说不上正常的人去相信！因此，反驳这种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假说，则往往成为我们的责任。我由此开始批驳这种关于异教的假说。同时，也涉及其他各种主义；关于这些主义，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曾力求赖以立身于世。各种教义本身均有其真理，否则人们就不会相信。谎言和欺骗固然很多，在宗教信仰方面，尤其是宗教在较早期的衰落阶段，诈骗更是比比皆是。但是，欺骗绝不是最先影响宗教的，欺诈并不是宗教具有的

健全状态和生命力，而是宗教的弊害，是宗教行将灭亡的必然预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在我看来最令人悲伤的假设是认为，欺骗产生信仰，甚至野蛮人也莫不如此。其实，欺骗产生不了任何东西，只能使一切事物死亡。如果我们只看见有关任何事物的种种欺骗，如果不把欺骗全部否定，我们就看不到事物的核心。对于作为弊害和起腐蚀作用的欺骗，我们以至整个人类的唯一任务就是抛弃它们，把它们从思想和实践中加以清除。不论何处，人总是谎言的天敌。我发现喇嘛教本身有其真理成分。我们不妨阅读特纳先生根据实地考察而写成的那本观点公正、论述清晰却又流露怀疑态度的著作《出使记事》^①，便可明了。这些贫苦的西藏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教规。他们认为，佛祖总是要自身下凡转世，世世代代如此。实际上这也是信仰一种教皇！说得更确切些，实际上是相信世上有一个最伟大的人，这个人是可以找到的。此人一经发现，人们就必须对他无限服从！这是喇嘛教的真理，“可能找到”的观点是其独特的谬误。西藏僧侣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寻找哪个人是最伟大的，足以胜任统治他们的至尊者。这是拙劣的下策，但是，与我们认为最伟大的人总是某某贵胄的长子这种办法相比，它们是否相差很远呢？咳！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妥善方法是件难事！我们只有首先承认异教的信徒们曾经相信他们的宗教是至诚真理，我们才能开始有机会理解异教。我们应该十分肯定，人们过去确实信奉异教，他们与我们现代人完全一样，有明亮的眼睛和健全的感官，如果我们处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会信奉异教的。

① 指塞缪尔·特纳著《出使西藏纪实》(伦敦,1806年)。——译者

现在的问题是：何种异教能够存在？

另一种比较值得重视的理论，是把这类事情归之于寓言。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家认为它是诗人心灵的作用，是诗人心灵对世界感受和认识的影像，通过寓言的虚构，赋予人格化和形象的形式。他们还说，这符合人性的基本法则，这法则不论在任何地方，即使是在不太重要的事物中，都明显地起着作用。一个人有了强烈的感受，总要力图把它表达出来，力图了解呈现在他面前的生动形态，似乎其中蕴含着一种生命和历史的真实。无疑，这种法则是存在的，而且是人性最深处的法则之一，也必须肯定，它在宗教信仰中确实起着根本性作用。对这种把异教的起因全部或大部分归之于该法则的说法，我虽然认为它比较值得重视，但并不能说它就是正确的假设。试想，人们能相信一则寓言和诗人的一项文字游戏并以此作为我们的生活指南吗？人们需要的不是游戏，而是严肃认真。生活在世上是极为严肃认真的事情，死亡对人来说也不是游戏。人的生命绝不是游戏，它是严峻的现实，活着完全是严肃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这些持寓言为宗教起源观点的理论家，虽然正在走向真理，但他们也未到达真理。异教信仰确是一种寓言，是人们对世界感受和认识的一种象征，一切宗教亦复如此。这种象征总是随着对世界感受与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甚至本末倒置，把结果和目的当作起源和动因。人们需要的不是美丽动听的寓言和诗人完美的想象，而是要知道：对这个世界应抱什么信念，人生应该奔向何方，在人们奇妙的生命中，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忧虑，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

《天路历程》一书，是优美、公正而严肃的寓言作品，但是班扬^①的这个寓言的产生能先于它所表现的信仰吗？宗教必须早已存在，为人们所敬仰，然后才会有寓言作为其影子出现。寓言虽有其十分严肃性，但比起力图以诗意来表现的威严的事实和科学的确实性来，可以说它是戏剧性的影子，不过是幻想所起的作用。寓言是必然性的产物，而不是其创造者。不论是班扬的寓言，还是其他任何寓言都是如此。因此，对于异教仍需探讨，其科学的必然性来自何方？那些令人困惑的各种寓言、谬误和混乱的根源出自何处？它是怎样的？它是什么？

不论在这里或任何其他地方，妄图对异教的年代久远、令人困惑和模糊不清的错综复杂现象进行“解释”，无疑是愚蠢的。这种现象不像遥远的大陆、坚实的土地与事实而是像虚无缥缈的幻境。这种现象过去虽然是真实的现在已不复如此。我们应该理解，这种表面的幻境一度曾是真实的，它不是诗人的寓言，更不是诡计和欺骗所创造的。我认为，人们绝不会相信空洞的废话，绝不会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受各种寓言的危害。在任何时代，特别是在早期真诚的时代，人们就有识别骗子和憎恶骗子的本能。我们不妨试一试，撇开异教起源于欺骗和寓言的说法，并热情地倾听那异教时代久远而杂乱的传说，看我们是否至少能够肯定这一点：在人们的心灵中存在着某种事实；他们也并不撒谎或精神错乱，而是在其本身低下的状况下保持真实和神智清楚。

^① 班扬(1628—1688)，英国散文作家，清教徒牧师，反对王政复辟。因传教违反国教规定，被拘禁12年。《天路历程》为其代表作。——译者

大家都记得柏拉图有关想象的比喻^①，说的是一个在黑暗洞穴中长大的人，突然被带到高处去看日出。他看到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漠然置之的景象，会感到多么惊奇，欣喜若狂！他既有童年容易接受外界事物的感觉，又有成年人的熟练官能，他的整个心灵被这种景象所激动，他会认为，那肯定是上帝的安排，他的灵魂就崇拜倾倒在其面前。在原始民族中正是有这种孩童般的崇高性。在原始人中第一个异教思想家，第一个开始思维的人，正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兼有孩童和成人特点的人。这样的人既有童稚的单纯无拘束，又有成年人的深沉刚强。大自然对他来说尚无名称，他还⁹没有能力像现代人那样把变化无穷的万千景象，如声音、形状和运动概括为宇宙、大自然等等的名称，——从而以一个名称把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对于愚昧无知的野蛮人说来，一切事物都是新鲜的，还没有被各种名称和惯用语所掩饰，一切都毫无掩饰地闪现在他面前，美丽，可怕，而且不能言传。大自然对这种人来说，就像思想家和先知长期认为的那样是超自然的。这个花草繁盛而坚实的大地，有树木、山岳、河流和喧嚣的海洋，时而是广阔深邃大海般的蓝天，呼啸掠过天空的风；时而又乌云密布，电光闪耀，冰雹降落，大雨倾盆，所有这一切都是什么？啊！是什么？实际上，我们还不了解，而且绝对永远不能了解。人们并不是因为有卓越的洞察力而排除了这个难题，而是由于我们过分轻率、疏忽与缺乏见识。正是因为我们不进行思考，所以我们对大自然现象也就

① 见柏拉图著《理想国》第七卷开始部分：“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商务印书馆版中译本第272页）——译者